

精神  
断书

JING SHEN ZHEN DUAN SHU

——墨白小说世界的切片分析

江媛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 精神诊断书

——墨白小说世界的切片分析

江媛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诊断书:墨白小说世界的切片分析/江媛著.--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142-1552-6

I. ①精… II. ①江… III. ①墨白-小说研究 IV.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9148号

## 精神诊断书：墨白小说世界的切片分析

著 者：江媛

出 版 人：赵鹏飞

责任编辑：肖贵平

责任校对：岳智勇

责任印制：孙晶莹

责任设计：侯铮

排版设计：叙事轩 龙隆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廊坊市万邦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327千字

印 张：11.75

印 次：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ISBN：978-7-5142-1552-6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谨以此书

献给夏志清先生

一个建立在不诚实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将罪行看成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而予以容忍的社会，即使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阶层之间，而同时这个社会又剥夺另一些人（无论这些人多么少的荣誉），甚至生存的权力，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道德败坏，最终彻底崩溃。

伊凡·克里玛<sup>1</sup>

批评必须想到自身是张扬生命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它反对种种暴政、统治和虐待；它的社会目标在于为人类自由而产生出来的非强制性的知识。

萨义德<sup>2</sup>

一部作品中的形式关系和多部作品之间的形式关系构成秩序，形成对宇宙的隐喻。

福西隆<sup>3</sup>

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一直是现实批评争论中最开放的领域之一。在无意识行为和创造性行为的同质性问题上，各种观点发生分歧是必然的。

雅克·里纳尔<sup>4</sup>

---

1 [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M]。景凯旋，编译。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2010：192。

2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M]。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7。

3 [意]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M]。刘儒庭，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5。

4 [法]雅克·里纳尔：《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小说的政治阅读》[M]。杨令飞、吴延晖，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129。

1 引言

9 第一章 1945 年前后：阶级与人性的冲突

10 第一节 性的政治烙印

20 第二节 内部的风景

28 第三节 被压抑的人性

35 第二章 1958 年左右：人性革命化的开端与延伸

35 第一节 理想的官僚化结果

60 第二节 父权的压迫

69 第三节 受难的母性

- 75 第三章 1966年上下：敲击喧嚣的孤独
- 75 第一节 由《梦游症患者》构成的思想纲领
- 123 第二节 被暴力谋杀的爱情
- 130 第三节 人性的恶果
- 135 第四节 饥饿的父权
- 137 第五节 精神残疾的一代少年
- 
- 143 第四章 1980—1990年：一张神经过敏的脸
- 143 第一节 非正常死亡
- 150 第二节 被重重阉割的诉求
- 157 第三节 流亡的情欲
- 168 第四节 死亡的重压
- 174 第五节 相残的家族

180 第五章 20 世纪末：灵魂的伤口

182 第一节 精神恐惧症

196 第二节 悲剧欣赏者

202 第三节 杂种的道德

207 第四节 病变的血缘

209 第五节 权力饥渴症

214 第六章 21 世纪：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异化

216 第一节 情欲的物化病

251 第二节 文学的世纪病

353 后记：寻找一本命运之书

359 附录：不同时期的颍河镇地形图（墨白绘制）



我来到这个世界，只能同一个声音恋爱，对男人或女人的一小部分进行认知。我与生活的关系来自某种天然的残缺：以局部认知整体，以几个男人推及男人整体，以几个女人猜想女人整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这就是构成我探求生命的原动力，亦是我每一次出发或停留的理由。

2005年7月，我走在黑子戈壁<sup>1</sup>，迎着浩浩天风面对苍穹跪下。深蓝色的群山静卧在荒漠深处，目睹阳光和寂寞端出大地。一阵来自肺腑深处的哭泣，惊跑几只四脚蛇，跟随它们穿过几簇骆驼刺，奔窜在荒漠上，宛若劈过沙丘的一道道电流。此时此刻，大风吹干我，颗颗沙砾朝我扬洒，金色的阳光好奇地踩过我，压出沉甸甸的分量。我站起身，面对一望无际的戈壁，走向光影交错的大荒漠。我来自戈壁，痴迷荒原，曾和母亲相依为命，在阿拉买提<sup>2</sup>一望无际的荒野上。那一年，父亲失踪了，我丢掉了自己的名姓。母亲背着未满周岁的我走过盐湖，坚强地走过自己的身影，她在风中徘徊许久，然后停下，砍树枝搭木棚，潜入刺骨的盐湖捉鱼，喂养我；这一年，年仅21岁的母亲背着女儿走在湖边捡拾盐巴，向来往的商贩驼队兜售苦涩。自那时起，母亲点亮了阿拉买提的荒野，带给我生命中的第一盏明灯。多年后，当我独自奔走异乡，一直提着这盏灯，拽着母亲，握着手中的火，借此驱赶着黑暗和寒冷，是母亲始终照耀着我前方的路，照亮我的头颅——从叶尔羌到喀什，从乌鲁

1 黑子戈壁，位于英吉沙与莎车之间，因315国道穿越荒凉的黑石子遍布的70公里长的戈壁而得名。黑子戈壁的路边只有一棵小榆树，自第一个发现它的司机起，以后南疆的司机往来于此路段都要为它浇水，这棵唯一生长在生命禁区里的榆树成为很多司机的牵挂。

2 阿拉买提，位于莎车县境东北部，叶尔羌河东岸，西缘塔克拉玛干沙漠。

木齐到郑州又到北京，从郑州到北京再到沈阳，又从江苏转道西安。是什么让一个19岁的姑娘热衷于行走，无所畏惧？是叶尔羌的博大辽阔，是喀喇昆仑的艳丽阳光，是我内心需要填充的悲辛与荒凉。

我用19年的光阴喝饱塔克拉玛干的风，藏好被阳光晒红的皮肤，钻进喀喇昆仑的冰雪融水获得倔强和沉默。我是戈壁无数时空容器中的一个，只身来到异乡，探访构成我们这个奇异家庭的生命内容，寻找促使这个家族离乱消亡的原因。我走过一些他人的故乡，也走进一些异性的内心，寻找和我命运息息相关的人。时空并未让我失望，我遇见过一个貌似舅舅的男人，他已经结婚，每天把妻子的照片摆放在书桌中央，向我投来爱意。

19岁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一个经商，一个含冤入狱后又平反。经商的父亲喜欢我的聪明，并在我7岁那年，送我进入喀什市莎车县第五小学，它的前身是英国人修建的教会学校。学校距离阿拉买提几十公里，父亲将我寄养在外科医生陈善心家，与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朝夕相处。父亲每月用自行车驮来一袋面粉，把它扛进医生的厨房，塞给他一些生活费，把我挡在沉默里，骑车离去。我盯着父亲的背影，咽下一阵阵辛酸，长久地吞咽着干涩的喉结。18岁那年，我曾与另一个父亲谋面，那时我在喀什农机校读书。我坐在宿舍里，面对两个陌生男人，思量着自己的穿着是否得体。他们坐在我对面，其中一位将几袋零食堆放在我面前的木桌上，显得欲言又止。我们极少交谈，他说全家要离开新疆，迁往邓州，我丝毫未感到悲伤，而是用双眼盯着食物，看看哪一样更合我的口味，哪一样可以送给同寝室的女生。19岁以后，我离开喀什，跑了一些地方，抛开两个亲近不能的父亲，试图寻找一个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父亲，一个性的父亲，一个可以随意撒娇的父亲，而非其他。

为寻找性的父亲，我采用了两个方法：阅读和情欲。我想找到一个相伴一生的爱人，也想找到一本写满命运的书。20岁以后，我遇见几个可疑的男人，他们有的让我失望，有的带给我一些智慧和书籍，有的则留下伤口和愤怒。对男人的阅读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行的：我穿着

遍身风尘，一边骑着疾风骤雨的烈马，一边阅读书籍。它首先是男人写的，其次要冷酷无情，我不一一列举它们，在这里，我藏起其他男人的书，先和你谈谈墨白和他的书。

《霍乱》<sup>1</sup>进入我姥爷的一段生命历史，他的戎马生涯，他为女人缝制出的精美旗袍。他荣耀在一身戎装下，最终被流放到遥远的迪化<sup>2</sup>，死后被人用苇席一卷，草草埋在遥远的喀什牌楼农场<sup>3</sup>。

《风车》<sup>4</sup>映照出一张模糊的脸，它浸泡在泪水和苦难中，等待一个人的阅读。有人把它的外衣烧着了，有人笑出几滴眼泪，还有人重新进入这张灰暗的脸。我辗转于《风车》中，捡拾一颗颗由人类的心灵凝结成的盐，如果我能够把这些盐粒串成珠链，佩戴在胸前，我一定不会忘记生活本身的奇迹。

《梦游症患者》<sup>5</sup>间接填补了我血缘上父亲的生命遭遇，他蒙冤入狱，继而妻离子散。我暂时把《梦游症患者》装入戈壁这个容器，不断敲击它，直到其中的人儿一个个发出声音，彼此交谈起来，才能够抵御我荒凉的本质。

《光荣院》<sup>6</sup>把我撞击出声响：一片沙漠遇上了一个复杂的结构，有点奇怪，仿佛一匹西域马遇到一艘中原渔船，在不知所措里，相互伸出触角摆弄一下对方的秘密，拆解几次对方的结构，然后重新试探组装，获得一种拆装玩具的智性快乐。

《白色病室》<sup>7</sup>呈现出与新疆完全不同的村镇面貌。我作为一个迷路者，先坐在门外，倾听里面的动静，然后凭借喀喇昆仑天然的不知天高地厚，掏出英吉沙小刀将它切成牛排，然后慢慢咀嚼品味。为此，我目

1 墨白·霍乱[J].花城,2003(6).

2 迪化,旧市、县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置乌鲁木齐直隶厅,三十八年升迪化直隶州。1886年(光绪十二年)改迪化府,并置迪化县为府治。1913年废府为县。1945年析设迪化市。1953年分别改为乌鲁木齐市和乌鲁木齐县。

3 牌楼农场,喀什最大的劳改农场,位于麦盖提县境内,叶尔羌河西岸。

4 墨白·风车[J].花城,2002(1).

5 墨白·梦游症患者[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

6 墨白·光荣院[J].花城,1999(2).

7 墨白·白色病室[J].花城,1993(2).

睹了死亡的奇迹，猛然发现自己钻进一个陌生的社会结构，变成一只鸟，飞向一个个历历如现的目标，被一扇扇看不见的玻璃撞来撞去，时而晕头转向，时而在原地跳舞。从那时起，我发现跳舞不仅能够娱乐，还能在关键时分消解众目睽睽下的尴尬。基于这样一种惨痛的经历，我学会了使用子弹，只有子弹的速度和结构才能击穿现实貌似透明的坚固屏障，直抵目的地，令权贵无计可施。这是一个快乐的发现，为这我乐此不疲。

《幽玄之门》<sup>1</sup>里的饥饿迫使人们为了活命从事裹摔炮这个随时都会丧命的营生。与饿死相比，裹摔炮还有活下去的侥幸，为此人们夜以继日地裹摔炮，在一次次侥幸逃离的死亡中恐惧地苟延残喘，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人们似乎为了遇见死亡而去裹摔炮，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反抗死亡，而是体会死亡缓慢来临的过程：活命的巨大痛苦，让人们转而去亲近死亡，来摆脱比死亡更强烈的恐惧。

《讨债者》<sup>2</sup>叙述了一个男人付出宝贵的生命也未能要回自己一年所得的故事。这个男人被无端挂在阴谋的鱼钩上，遭到围攻而来的、面孔模糊的阴谋者撕裂不已。公正也许因为钓鱼者和河流的关系永远失去了，一去不返。如果中国社会是河流，钓鱼者是各种各样的官僚和阴谋家，那么讨债者这条小鱼儿怎能不命悬一线？

《航行与梦想》<sup>3</sup>中的主人公对陌生性的寻找，是为了摆脱居住地的性压抑。蓝村离开故乡之后，成为一个追逐蝴蝶的男人，这是长期性压抑造成的释放性自我治疗。在这种境况下，男病人与女病人相遇，非但不能获得治疗，反而病得更深。中国人的性压抑源于何处？源于社会制度以及构成社会的每一个分子，亦即每一个人。我们建筑牢笼，束缚他人；他人也在建筑牢笼，束缚我们。于是，这个善于囚禁他人的民族，实际上处处画地为牢，囚禁他人，又被他人所囚禁。由此可见，让他人自由，其实就是让自己自由，可悲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还是压

1 墨白.幽玄之门[J].收获,1992(5).

2 墨白.讨债者[J].花城,1997(3).

3 墨白.航行与梦想[J].钟山,1995(5).

根儿不想去意识。

《七步诗》<sup>1</sup>使用了三国时期曹操的长子曹丕为继承皇位，设计除掉弟弟曹植的典故。曹丕令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曹植面对兄弟相残的情形发出了“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叹。其实兄弟相残的故事，我们相互熟悉。在我们的生存现实中，一个处于绝境的人，很难遇到援助之手，却很容易遭到加倍的欺凌。

社会的病态呈现，令人深思。自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以来，权力掌握并支配一切资源的现实，推动文化服务于权力的意识形态催生出大众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不择手段满足个人私欲为目标，扰乱社会的公正，形成大众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和趋利性的衡量标准，推动消费性的媚俗文化蓬勃发展，转而将文化推向以谋求功利为目标的完全商业化轨道。

政治的文化现实，照鉴着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路。那些最初在龟背上刻字的中国人，是记录了灵肉不堪的重负，还是记录了被累次更迭的阶级社会扭曲了的民族脊梁？在战乱、灾难频发的20世纪，权力对中国社会及百姓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及作用无处不在，阶级与人性的冲突成为核心。因此，避开政治说文化或避开文化说政治，都带有本质的虚伪或避重就轻，所以，本书重点阐释中国的乡村政治向道德伦理、婚姻家庭、男性霸权、女性牺牲主义、精神异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并作用于中国人的肉体与精神的残酷过程。人类的历史证明，权力划分阶级，阶级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人性则天然追求灵魂的平等，为此，阶级与人性的冲突必然贯穿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意味着权力倡导的共性对个性的消除，也必然意味着不绝对服从权力意志的个人将变得孤立而难以生存，为此，只有顺应权力意志，个体才能生存下去。这不仅说明了代表共性的集体生活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还说明了个性完全丧

1 墨白.七步诗[J].山花,2005(5).

失的根本原因。在这种非理性的政治统治下，权力划分社会阶层，金钱必然媾和权力谋求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导致社会法律搁置、公正丧失、机会偏斜，进一步引发人类的精神强迫症——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违背自我意愿，并使这种违背自我意愿的行为成为不可阻挡的习惯势力。这种为了生存而违背自我意愿的习惯势力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实，它渗透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各个阶层，塑造出谎言取代真实的社会。非理性的政治不仅极大地干扰人们的命运和生活，还促使上层建筑出现极不稳定的更迭。为了生存，人们竞技谎言，社会由此成为说谎者的竞技场，非理性或者说悬置法律的政治又将民众置于一味地服从并缺乏保护的境地，构建出谎言社会，促使人们陷入恐惧和迷途，找不到肉体和精神的归宿，促使纯粹的“丧失自我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流。在这种社会现实里，历史的真实被重重蒙蔽，权力阶层贪婪地吸食人们的服从、畏惧和奴役，社会的高度政治化推动形成的以权力和利益维系的人际关系，构建出充满斗争和相互不信任的危机四伏的人类社会。

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造成中国的文学语言经过长期的为满足政治用途的权力语汇时期，亦即权力语汇渗透并逐步控制文学语言的时期，在这样的境况下，表露人性成为禁忌，模板式的僵化文学形式成为维护权力的代言，人们沦为纯粹的政治利益动物。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政治投机者借政治之名将文学转变成政治宣传武器，进一步使得文学遭受被政治化的命运，直至今日，中国文学始终无法完全脱离政治化的影响，甚至无法清除政治留给文学语言的深刻烙印，因此，将文学还原到文学，摆脱文学的政治化刻板叙事、摆脱文学的权力语汇、摆脱文学的政治工具身份成为文学斗士们不懈的努力，这一努力其实就是为还原文学精神与文学叙事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实践证明，部分作家经过长期写作实践，虽然让人看到了令人欣喜的曙光，但比之政治化的严重程度以及文学继续被政治化的客观事实，这些文学斗士真正成为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倘若克尔凯廓尔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惊异于自己哲学理论的跨国界命运如此深刻典型，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哲学原型竟然在中国生活

的如此长久。全民被政治化的后果便是将政治意识(最典型的权力意识)直接植入大众的意识形态,催生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形成文学丧失文学性,深度被政治化的思想、社会和群众基础。

墨白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的生活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由唯身份论演变到今天以权力媾和金钱划分社会阶层所形成的社会的不平等、诚信的普遍丧失和由此造成大众的精神和人格的互为异化。

本书从政治阅读入手,将文本置于社会学范围内、置于政治体制及由权力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大众意识形态的集中点上,将小说与中国人精神的历史相结合,深入分析墨白小说所展现出的现实世界,其方法是解读与分析,亦即通过揭示与观察,立足于中国人长期被政治化的历史,揭示出中国人精神疾病的根源、潜伏、暴发和遗传过程,进而找出盘踞于精神领域的人性顽疾对社会和人类造成的影响、导致的后果、促成的变化、迷障的未来。

精神诊断书,意义即在此。





## 第一章 1945 年前后：阶级与人性的冲突

在喀什东部最大的绿洲莎车县，在齐乃瓦格路 197 号，我时常梦见自己从一朵幽暗之花里醒来。这朵花因疼痛而战栗，我栖息此处，因惶恐于被剪断的根脉，不得不探寻究竟。阳光这样好，一只艳丽的瓢虫顺着它的长茎慢慢爬到切口，然后被迫转弯。在这株被摧毁的家族之树的旁边，一把沾满血液和植物汁液的剪刀被抛弃在地。不知是谁曾使用过这把剪刀铰断了我与家族之树的联系，并将我移接到其他植物上，开成一朵孤独而悲伤的花。

我感到恐惧，仿佛此生注定要在一个巨大的迷宫里转悠，既无法找到那些联系我血肉和精神的根系，又找不到剪断这些根系的动力和人。自那一刻起，我读懂了无数盲流在喀什噶尔的人们的痛苦。他们是一些被粗暴剪断血缘的人，是一群不得不远离故乡的人。我的父母就生活在他们之中，默默承担起被强行流徙的命运，颠沛流离在喀什噶尔的风雪阴晴中，通过与命运的顽强抗争，侥幸生存下来。就这样，从他们凄楚的眼神和无休止的劳作之中，我收获了生命无休无止的磨难和疼痛。为此，获取真相成为我的宿命，出走成为我唯一的愿望。于是我从莎车乘坐班车穿越黑子戈壁抵达喀什，再从喀什乘坐长途卧铺汽车赶到乌市。这一年我 19 岁，和母亲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我们住进距离火车站不远的喀什宾馆。人们在火车站里排长队，轮到我和母亲，女售票员面无表情地说：“当天的票没有了，车票要提前一周预售。”我们被耽搁在乌市，母亲带我逛街，我看中一条灰蓝色的棉布长裙，母亲为我买下，那是母亲为我买的第一条最昂贵的裙子。母亲看着我穿上它站在阳光下旋转，笑了，好像她自己穿上那样幸福。后来我的眼睛又被一条白色水晶